

做大生意，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

4
舍得

大生意人

一个私盐贩子，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扶摇直上，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从他的这套“玩法”中，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

长篇小说



赵之羽 著

大生意人⁴

在中国做大生意，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

一个私盐贩子，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扶摇直上，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
从他的这套“玩法”中，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

赵之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生意人.4/ 赵之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74-1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653号

书 名: 大生意人.4

著 者: 赵之羽

策 划: 快读出版 010-64354368

装帧设计: 快读出版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 珂

插 画: 孔 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6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74-1

定 价: 36.00元

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64787702(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第一章

坐等顾客上门，不如换个卖法

古平原想了一下，拍了拍老周的肩膀，“别慌，你这车货不是卖不出去，而是卖得不得法。听我的，包你明天一早就能起身回程。”

“恁、怎么个卖法？”老周眼睛瞪得越发大。

“你以往来县城是不是就在市集街一站，等着主顾上门？”

“对啊。”

“往日这样卖没问题，因为你的货好，日久见人心牌子已经立起来了，自然可以坐等主顾。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你要还是这样卖，一车货烂干净也卖不出去，要换个卖法。”

· 1 ·

第二章

一把火烧了自家茶园

古平原只是笑了笑，仿佛全不在意。其实他烧了自己的茶田，一是为了帮乡亲，二来可以治治那个侯二爷，除此之外，古平原也有自己的打算，这一趟的差事要是能帮乔鹤年顺顺利利办下来，等将来他补了实缺，对自己在徽州做生意必定是大有裨益，这里面的出入不是一两片茶田能算过来的。

“事到如今，布告也发了，茶田也烧了，戏是做得十成十，就看侯二爷来不来上钩了。”

· 37 ·

第三章

内部消息价值千金

古平原先不理他，自顾自说下去：“好，忽然有一天，朝廷要在附近用兵，要大批的马草，只要你能供得上，朝廷照单全收不说，价格还一律从优。这时候你与隔壁店铺会怎样？”

“当然是争先去收马草然后卖给官军喽。”

“那要是这个消息你知道，隔壁却不知呢？”

· 69 ·

第四章

请最懂茶的人制茶

古平原大喜，脱口道：“我正愁不能打开生意的局面，没想到竟然误打误撞得了这么一味好茶。就请前辈帮我制茶，我必当重金酬谢。”

闵老子倒是一怔，问道：“你是生意人？”

“是。”

“哦。”闵老子淡淡道，“天色已晚，你先请回吧，有什么事明儿再说。”说着起身，竟是送客之意。

· 101 ·

第五章

古平原获得第一笔“风投”

古平原点点头，“你方才说的那个专管伺候胡老太爷的小厮，能不能把他约出来与我见一面？事成后我还有重谢。”

“这倒不难。”不过是个下人而已，平时也短不了来喝一杯茶，这摊主自然熟识，“可是大爷，请问您找这小厮什么事呢？”

“我想让他发笔小财。”话虽如此说，一个下人每月的例规银子不过五两而已，古平原这一出手就要送他三年的工钱，这笔银子胡老太爷虽然瞧不上，可是在他的小厮而言，却是一笔绝大的数目。

“四两拨千斤，能不能成事就看‘兰雪茶’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 149 ·

第六章

万茶大会的重重迷雾

古平原要常四老爹向晋商会馆的执事打听三件事。一是这万茶大会究竟如何举办？有何规则？二是晋商也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商帮，想要如何应对这万茶大会？三是京商到底在万茶大会中扮了个什么角色？会不会一手遮天？

· 183 ·

第七章

钱财只是家业，招牌才是事业

古平原倒吸一口凉气。李万堂这是要干什么？总不成是家里的银子没地方放了，硬要送给自己吧？而且自己与京商结了仇怨，不但不报仇，反倒拿一大笔银子请自己发财，天下没这个道理。

他低下头迅速地思索了一会儿，转回身正色道：“不是我不爱财，只是钱再多也不过是家业。若能创下一个牌子，却可成就一番事业，这里面的差别我想李老爷自然是清楚的。所以这茶不能卖，多谢李老爷的美意了。”

· 215 ·

第八章

让慈禧太后为兰雪茶代言！

“世人都说‘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说是言利之徒，其实是大错特错！”

“喔，难道说‘无商不奸’这话也错了？”从来没人敢说慈禧一个“错”字，她听来倒是很新鲜，并不以为杵。

“当然错了。”古平原正色道，“这是世人的误传，其实是‘无商不尖’才对。”

· 255 ·

第九章

舍小得，换大得

“诸位徽州的同行，今日我古平原到此，不为别的，只是想向大家赔个罪。当初我莽撞无状，害得徽商失了藏边客源，真是百死莫赎，还望各位多多见谅。”他不追究众徽商与外人勾结，联手迫害自己，却一上来就自认“有罪”，这大出众人意料。

古平原接着又说道：“既然是赔罪，当然要有赔罪之礼，古某身无长物，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此。”说着他把一直攥在手心里的那本纸册轻轻放在桌上，松手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随后放开，那纸册的封面上有一个明显的湿手印，竟是紧张得手心出汗。

· 289 ·

第一章

坐等顾客上门，不如换个卖法

古平原想了一下，拍了拍老周的肩膀，“别慌，你这车货不是卖不出去，而是卖得不得法。听我的，包你明天一早就能起身回程。”

“怎、怎么个卖法？”老周眼睛瞪得越发大。

“你以往来县城是不是就在市集街一站，等着主顾上门？”

“对啊。”

“往日这样卖没问题，因为你的货好，日久见人心牌子已经立起来了，自然可以坐等主顾。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你要还是这样卖，一车货烂干净也卖不出去，要换个卖法。”

山岭的名字很不吉利。地处平原边，突兀而起的山上常年吹着西南风，把所有的灯笼木都吹得向一边歪了脖子，满山遍岭的歪脖树看起来就像是为走投无路的人设好的死地，让人望之胆寒，因此得了个恶名——“吊死岭”。

但有人说，之所以叫吊死岭，是因为这山上的那伙儿土匪，打家劫舍杀人绑票无所不为，被掠上山的人下场只有两个：男失财，女失身，绝望之下，上吊求死也就成了最好的出路。侥幸没死的人大半也都疯了，整日痴痴癫癫地在山下喃喃自语，在被土匪当箭靶子射死之前，或念叨着自己一辈子攒下的钱财，或自语着那曾经朝夕相处却再也见不得面的亲人。

此时此刻，乔鹤年觉得自己也要疯了！他手里端着一杯浊酒，站在土匪窝的聚义大厅里，望着眼前群魔乱舞举杯狂饮的人群，脸上堆着笑意，心情却烦躁焦灼得直想一把火烧了这整个山寨。

“军师！”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在一旁响起，正在有些发怔的乔鹤年心里一紧，握杯向一旁看去。

“马家铺子的篱笆扎得紧，咱家弟兄此前打了三次，送了几十条人命都没能拿下来。这次多亏军师使了一计，叫什么来着？”说话的粗声汉子暴眼断眉，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

“哦，回大当家，这一计叫声东击西。”乔鹤年略躬躬身，低眉顺眼地答道。

“对了！”粗声汉子就是吊死岭群匪的大当家，报号“活判官”的邱雄。他用力一拍桌子，聚义厅里的群匪霎时静了下来。

“各位弟兄，你们昨天晚上做没做梦？”邱雄再开口是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

“做了！”做了这笔大买卖，有酒有肉，酒是从马家的酒窖里抢来的上好花雕，有个头领喝了整一坛，已有了十分醉意，醉醺醺地应道。

“我梦见又做了一票大买卖，把县城打下来了，官库里的金山银山随便搬，嘿嘿。”

群匪“哄”的一声笑开了，有人凑趣道：“这么说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

把那逃走了的马家大闺女逮了回来，大当家一高兴就把人赏了我，当夜就入了洞房……”这獐头鼠目的匪徒说着咂了咂嘴，像是不胜惋惜这只是春梦一场。

“你这真是他娘的做梦，马家大闺女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西施，就是轮也轮不到你，得给大当家当压寨夫人。”周围七嘴八舌一片骂声。

“我也做了一个梦！”邱雄听了半晌，此时方才沉声道：“我梦见自己被绑缚法场，一支红签掷下，刀斧手用力一挥，我的项上人头骨碌碌滚在地上，转了3个圈后，还瞪着刑台上那具无头的死尸。”他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这梦太不吉利，山贼土匪干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勾当，最迷信不过，平素有许多忌讳，杀人撕票要说“立桩子”，失手被擒上法场要说“修来世”，若是受刖刑，则说“披大红袍升天”，如今听邱雄直言不讳，大小匪徒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接茬。这位大当家是有名的瞪眼就杀人，要是一句话拍到了马蹄上，只怕当场保不住小命。“宁可不说，绝不说错”，人人打的都是这个主意，聚义厅中顿时鸦雀无声。

“醒了我就在想，我邱某人要是真被砍了头，到底是因为哪一桩罪？是前年屠了小七营子，还是去年把那队打算不给买路钱，半夜悄悄抄近道的粮商剁了手脚。又或者昨天这场大胜，马家铺子的人也被咱们宰了不少。女人分给弟兄们睡，男人个个剖膛挖心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依旧没人敢搭言，好在邱雄也不用他们回答，而是转向乔鹤年。

“这个梦，军师已经帮我解了。军师，再给大家说说。”

“是。”乔鹤年轻轻放下酒杯，向全场扫视一圈。他心里依旧是烦躁愤懑，不过心思清明，万一被人看出自己有异向，别说难逃生天，当场斩杀那还是最便宜最痛快的死法。

“忍！”乔鹤年打定主意，深吸一口气，对着这帮大眼瞪小眼的匪徒道：“大当家的天煞星下凡，煞气重，梦见法场杀人是寻常事。本不必大惊小怪。”他话锋一转，“不过梦兆一事也不可轻视。大家都知道，上个月初五，50里外的一处寨子被绿营兵破了，寨子里的好汉被怎生处置，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到这儿，连同邱雄在内人人脸色突变。绿营兵剿匪，打不过便在附近村镇剿一批良民为匪去报功，打得过则鸡犬不留，目的是为了私吞贼赃，所以不能留活口。

“真要是有那么一天，只怕想上法场也难。”乔鹤年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他方才说的那处寨子里大小匪徒100余人，见官军势大，本来已经投了降，结

果个个被推入大坑浇油活焚，官军对上只报说是“匪徒凶顽，抗拒招抚，聚众自焚而亡”。

“哼！”邱雄昨晚上做了凶梦，心里本就忐忑，被乔鹤年三言两语撩拨得更更是脸色阴沉，50里之内除了吊死岭再没别的寨子了，官军下一个要动手的恐怕就是自己这儿，“真要是官军来攻寨，我杀一个不赔，杀两个赚了，就是不降！”

“对，不能降，咱不能干那窝囊事儿。”群匪纷纷响应。

“呵呵！”乔鹤年忽然笑了，笑声在一片激愤中格外刺耳。

“军师，你笑什么？”

“大当家。我敢问一句，双方互有攻守，凭什么他们是官兵，咱们就是贼匪？”

“这、这不是明摆着的嘛。”邱雄不解其意，皱着眉头。

“不！如今是乱世，明摆着的理儿也不见得都对！谁是兵，谁是贼，那要看谁的势力大，有兵有饷能打胜仗就是官军，没兵没饷打败仗那就是贼。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乔鹤年一气儿说到这儿，见群匪都直眉瞪眼地望着自己，这才想到这群人都是大字不识一箩筐，哪里理会得《庄子》的话。想了想道：“比方说如今坐金陵城的天王洪秀全，于广西初起时也被官军称之为贼，如今呢，人家当了皇帝，官军倒成了‘清妖’。”

这话就人人听得明白了。邱雄仿佛有所意会，探过身子眼中发光，“你的意思是……”

“自古以来，凭险据守从来没有不败的，不能坐而待毙！”乔鹤年说得斩钉截铁，他早就把这一步棋想好了，如果继续这么留在吊死岭，不是官军打来时与匪偕亡，就是一辈子当个山贼军师，而这两样无论哪种都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死也死不瞑目，活也活不甘心。

“咱们打县城。只要把县城打下来，附近山头大大小小的寨子就都会向我们投靠，等到势力大了，凭着手里的兵先帮太平天国打场胜仗，然后投诚，到时候邱大当家就成了邱王爷，得一领封地，自己收税自己判案，至于谁上法场，到时候还不是大当家说了算。”

寥寥数语描绘了一个锦绣前程，邱雄本来就是胸无点墨的一介莽夫，能坐上金交椅全靠练过几天的武把式兼之手黑敢杀，如今听这个连出计策帮助山寨成了几笔大买卖的军师说了如此一席话，登时喜心翻倒。他刚要接口，乔鹤年

接着又道：“乱世无主，胆大为王。至于如今厅中的这些弟兄，今后就是开创之臣，大当家当了王爷，少不得也会让这些卖命出力的兄弟有个官做不是？！”

“那是自然！”邱雄一口应下，他飘飘然如同已经身登王座，伸手一划拉，“少说也得是将军、巡抚嘛。”

“将军？”

“巡抚？”

群匪彼此往脸上看了看，这些人出身草芥又做了强盗，原本以为活着杀人放火，死了能有领草席裹尸便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如今只要打下个县城就能有命做大官，立时轰然叫好，甚至有那凑趣的，已然亟亟端杯上前来敬“邱王爷”。邱雄大乐，来者不拒，不多时便已酩酊大醉，被人扶到后堂之时，犹不忘伸手重重拍了拍乔鹤年的肩头。

“军师，呃，打县城可不容易，你给我好好谋划一下，事成之后，我就是刘备，你、你来当诸葛亮。”

“是，大当家请放心。”乔鹤年毕恭毕敬地低着头，就是有人盯着他瞅，也不会发觉他的嘴角噙了一丝冷笑。

不过他也不知道，邱雄被扶入后堂中，神智忽有了点清醒，对着左右低声吩咐道：“真要是办大事之前，别忘了给乔军师壮壮胆子！”



从山西到徽州，绕不开的是一条黄河。古平原的授业老恩师曾经在开封做过一任治河小吏，经历过道光年间的那场大决口，尽忠国事，险些身殒殉河。这段往事古平原从小听得耳熟，算了算行程，特意从开封渡黄河南去。

古平原素有心计，知道自己是流犯之身又处在险地，所以早就准备了一个贴身锦囊，里面放着几张攒下来的银票。这个锦囊他从不离身，为的就是不知什么时候要立时逃亡而备，如今还真是用上了。

虽然一路上不乏用度，也顺顺利利在码头登上了渡船，驶入黄河波涛之中，古平原却始终沉着一颗心，他有太多的事情放心不下。一是自己把李闯宝藏的过半之数给了王天贵，除恶不但没有务尽，反倒让王天贵死里逃生，经此一事

两人已是不共戴天的对头，王天贵虽然失去了名下所有的买卖，可是凭他的手腕，手里拿着几百万两银子，不知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只是当初那情形，不得不当机立断，若晚了一步，常玉儿就会命丧李钦之手。

由此再想到常玉儿，古平原坐在黄河渡船上，伸手入怀，本想拿出常玉儿的那枚鹦哥绿的翡翠扳指，触手之处却碰到了心上人白依梅的那枚玉簪，心里一痛，缓缓松了手。常玉儿心甘情愿拿身子押在王天贵那里，为的是什么，古平原就像吃了萤火虫一样肚里雪亮，一个女儿家若不是情深意重，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然而这份情意看起来只能辜负了，一想到常玉儿在家中醒来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踪影，古平原原本逃脱羈笼的几分快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京商。张广发死在山西，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却也脱不得干系，京商财大势大，要对付自己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而当年那宗迷案的真相，只怕要随着这个京商大掌柜一同深埋地底了。

古平原长长吐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他还在惦念着家乡的娘亲弟妹。开封码头是南北交会之地，古平原选此渡河，一来是瞻仰老师当年的惠民之绩，二来也是为了在南来北往的客商行人那里打听打听家乡的战况。

打听的结果却是极为不妙。在码头边的茶馆，古平原正遇上一个安徽来的行脚商，他放出几句徽州话，对方乍听乡音也是倍感亲切。古平原做了个小东，席间谈下来，这才知道半个月前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在徽州本地乱党首领苗沛霖的暗中配合下，二次在三河镇取胜，时隔3年，又一次夺下这座军事重镇。安徽巡抚袁甲三兵败不敌，退守庐州，朝廷接报大惊，已然调了江北大营的多隆阿将军，还有湘军的霆字营星夜来援。

“坏了事儿了。”那行脚商不断摇头哀叹，原本江北大营、江南大营把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如今长毛的英王陈玉成打下三河镇直逼庐州府，忠王李秀成率兵进逼杭州，这分明使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可是官兵却不能置之不理，浙江、安徽这两块膏腴之地若是落入长毛之手，就算打下了南京，拿住了洪秀全也无补于大局。

“再加上一个翼王石达开攻四川也是连连得手，这太平日子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行脚商一杯酒落肚，神色黯然。

古平原听了之后自然也是心头百上加斤，原本打算在码头渡口停留一日，看看当年治河的遗迹，如今却当机立断，正赶上一艘运粮船要过河，付了3两银子的高价，立时便上了船。

“小心把稳喽！”古平原正在浮想联翩，耳边猛然听到舵工一声高叫，就觉得船的侧面一条黑乎乎的大蛇迎面扑来，他猝不及防，受惊之下身子往后一仰，险些栽到河里。

就见舵工不慌不忙，用橹轻轻一拨，将船身一顺，轻飘飘地靠上了那条大蛇，船不过微微震了一下而已。

古平原回过神来，定睛才发觉，什么大蛇，分明是一条粗大的铁链，两边遥遥望去各系一端于岸上，至于岸上是什么情形，为何要设这锁河铁索？古平原满心好奇，不由得就开口向舵工问。

“说起这个，那说道可就多了。我是没赶上，不过我爹那辈儿的舵工都记得三十几年前那场黄河大决口。”舵工都健谈，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滔滔不绝说起来，讲的都是当年的决口往事，什么铁船上树，牛漂八十里，女人在河里生孩子讲起来停不住。古平原见他半天说不到正题，心中有些不耐烦，咳了一声，舵工却不乐意了。

“我说这位大爷，你别以为我说的都是不相干的话，要不是当年决口这么惨，哪里来的这条铁菩萨。”

“铁菩萨？”

“对喽。原本这开封的河岸两侧渡口上各有一只硕大的铁牛，称为镇河总兵。可是道光爷那年的决口竟把这两头铁牛都冲到了河沙里，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等水一退，百姓都说这铁牛被卷入河底，已然没了牛性，捞上来也是无用，但当时朝廷派来的治河大臣却一意要捞，众人虽然不明其故却也得得听从。

等把铁牛捞上来，治河大臣这才把谜底解开，原来他手下的一名小吏献策，提议将铁牛锻造为一条铁索，这样无论黄河上起了多大的风波，只要渡船靠索而行，就可以安然往来于河上，免了从古至今渡船不时倾覆人亡的惨祸。

治河大臣接纳了这个建议，就将这个差事委派给那名小吏。此人也真不负众望，30个昼夜几乎不曾合眼，在流火铄金的天气里守在熔炉旁，将一条铁索打造得坚实无比，用3丈长的铁钉钉在岸上，附有绞盘可以升降，30年过去并无半点意外，靠着这一条铁索，不知保住了多少人的性命。

话说到这儿，舵工语气中带了一丝得意：“这条船从我爹手里传下来，据他老人家说，当年载着那位造铁索的白大人，风里来浪里去，不知过了多少次河，说起来也是个有功之臣呐。”

“白大人？”古平原心中一动，声音便不由得颤了一颤。

舵工丝毫未觉，兴致勃勃地说下去：“白修业白大人啊，对岸建有他老人家的生祠，大爷你要是不忙，下了船可以去看看。”

却半晌没有听到回答，舵工好奇地转头看去，却吓了一跳。只见这年轻人红了眼圈，目中隐有泪光，手抚着船身，不知在喃喃地念叨着什么。

“大爷，你这是……”

古平原到底捺不住心中激动，脱口道：“你口中的那位白大人，是我的授业老师。”

“哎哟！”舵工整年迎来送往，真话假话一望便知，看古平原的脸色就知道绝不是虚言。“您是白大人的弟子？！哎呀呀，这是怎么话说的，我方才还管您要了3两银子。”他拿出银子就要塞还给古平原，“不成不成，这银子我可不能收，要是被人知道我收了你的银子，不被同行骂死，回家也得被我爹打死。您、您把银子收回去吧。”

古平原下意识地伸手一拒：“船家，我问你，当年令尊说没说过，我老师坐你家的船给不给船钱？”

舵工一愣，想了想答道：“还真说过，一次船钱都没短，分文不少地照给，我爹争红了脸都没用。”

古平原笑了，他就知道凭老师的清廉秉性，绝不会坐船不给钱。

“眼下我要回徽州，若是坐船不付船钱，哪有脸回去见老师啊。”古平原的话不紧不慢，却是语意坚决。

“那……”舵工看出来这年轻人不是个轻易改变心意的人，他搔搔头有点难为情地说：“3两银子也收得太多了。不瞒您说，我是看您急着要走，所以坐地起价。粮船不载客，偶尔破例顶多也就是500个大钱，多的钱我退给您。”

“不！”古平原依旧是一摆手，“渡河也是买卖，你卖我买，讲好了的价钱又是银货两清，岂能更动！”

“这……”舵工摸了摸脑袋，想不到这一脸和善的年轻人却能随口讲出让人驳不倒的道理。他笑了，“大爷，我说话您千万恕罪。这白大人是当官儿的，我瞅您却像个生意人。”

古平原展颜一笑：“你说的不错，我确实是个生意人，所以知道赚钱不容易，想多赚点钱也并没有错。你方才说自己是坐地起价，其实不然，做生意就是要有眼光，你能看得出我急着渡河，愿意多出船钱，说到底这是凭你的眼光

赚钱，这钱，足可以拿得心安理得。”

舵工一乐：“其实我家有家训，穷人急过河分文不取，若有饿病还要送上几文，至于那船钱就要落在那过河的富人身上，我方才看大爷您衣着不差，这不就琢磨着贴补几两银子来花花。”

“这也算是劫富济贫，取之有道。”古平原一番闲谈心情有些舒朗，顺便问起过了黄河之后一路往南的旅途。

“离了河南可就要多加小心了，河南以南不太平，官军与长毛打成了一锅粥。”黄河上的舵工消息最是灵通，知无不言地叮嘱道，“我听过往的官爷说，朝廷大军把南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蚂蚱临死还要蹦三蹦，何况长毛坐拥几十万的兵马，如今南京城外的长毛都喊着要救天王，可南京被江南、江北大营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怎会那么容易就打进去。别说，这长毛真有能人，不打南京，专拣江南繁华热闹的大城去攻，料定了朝廷一定分兵来救，如此一来不就有空子好钻了嘛。”

这话与行脚商的话彼此印证，古平原的眉头不知不觉又拧紧了。

“还有一句话。过了河后宁走大路，莫走小道。”

“这是为何？”古平原心中的盘算与此正相反，他是个逃亡在外的流犯，最怕碰上官兵盘查，所以一心一意要在渡了黄河之后，走山野小径往南去。

“大路遇见官兵或者长毛，都是集结成队，远远望着他们的旗就可以躲开。小道上都是剪径抢劫的土匪强盗，埋伏在乱石土堆之后，哪里躲得开。更何况官兵要钱，长毛要抓兵，换句话说都不要你这条命。可是强盗就不一样了，一手拿钱，另一只手就递刀子，狠着哪。”



就因为舵工的一句话，古平原幡然变计，专拣大路走。他素来机智，一路南行避开了几个战场，却也绕了不少道，路上遇到官兵设卡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银钱开道，倒也万试万灵，安然无事进了安徽。

没想到一进安徽就出事了！

走到六安附近的石佛坳，古平原遇到了一伙儿溃败下来杀红了眼的绿营兵，

要抢古平原的马，瞅那模样还要诬陷古平原是长毛，打算杀人灭口。古平原见势不好，丢下马斜刺里钻进树林逃之夭夭。不曾想祸不单行，在树林里误踩了一具兽夹，脚踝鲜血淋漓，受伤不轻难以动弹。幸好放陷阱的猎户当天来看收成，见误夹了行人，倒是好大过意不去，将古平原扶回家上了刀创药，调理将养了几日。

古平原心里有事，哪里能够安心静养，稍能下地走动便要求动身。猎户劝说无用，只得帮他找了一辆到远处县上卖山货的大车，捎着古平原去镇上，等到了地儿再花钱买匹脚力。

就这样大车一路颠簸，便到了六安以南、安庆以北最大的一个县城——平田县。

古平原向拉大车的老板打听了这县上的客栈，随后跛着脚来到一间小客栈“留侯寓”投宿。自己身上有伤，出门在外两件事不可轻忽，一是钱财不能露白，二是伤病不可大意。所以他特意要了一间上房独住，打算再耽搁一天，请教一位有名的大夫开些伤药路上敷用。

客栈伙计见古平原出手大方，又托他们购买马匹干粮，这都是多少能落几文的好差事，自然尽力巴结，帮古平原介绍了县城一位世代行医的老郎中来出诊，一帖伤药沁凉入骨，走路也立时松快不少。

古平原是个闲不住的人，这几日腿脚受伤不良于行，整日躺在床上憋闷得慌，现在稍好一点便早早用了晚饭，出门到街上逛逛瞧瞧。安庆已然离徽州不远，古平原听着满大街的徽音，立时勾起一肚子的乡愁，只觉得街上的人都可亲可敬，竟是怎么也看不够。

就这样走了不远，忽然一打眼看见一个熟人。说熟其实也不过刚刚相识，便是那个来县里卖山货的大车老板，这人姓周，一路闲聊得知从前也是个猎户，围猎的时候不小心被同伴的砂子枪打了腰，再上不得山，又因为人老实可信，于是猎户们公议，把进县城卖货这个肥差交给了他，算是帮衬他一家老小不至于困饿。而这个老周也真是个忠厚人，别人有这样的机会大抵都会吃些回扣吞些油水，他却从不藏私，卖多少钱总是如数交回，自己只赚一份跑腿钱，从不多拿多要。

古平原特别敬重这样的买卖人，看他方才一路上还有说有笑，如今却愁眉苦脸站在街边打着磨，就知道他遇上了难事，凑前一步问道：“周大叔，您老不是说卖了货打算连夜回去，怎么……”古平原看了看车上，就见大车上依旧是

堆得鼓鼓囊囊，显见得这货卖得不顺手。

“何止是不顺手，没人买呀。”老周急得眼睛都红了。

“我听你说这山货是抢手的东西，特别是你这一车都是上好的货色，这几年来已经在县城小有名气，每次来并不愁卖，怎么这一次却乏人问津呢？”

“唉！都怪那该死的土匪。”老周一跺脚。

原来官军与长毛这么一开战，地方上顿时就起了恐慌，米面粮油盐这些过日子必需之物的价格一路飞涨，不管大家小户都纷纷囤积，市面上的银钱就那么多，都用在粮油上，自然别的商家日子就不好过了。偏偏土匪还来趁火打劫，而且胆子很大，大白天就敢在街上掠人，然后驾上快马出城，这就算是一票儿，少则几十两多则几千两才能赎回。更有甚者，老周还听人说，土匪纵火烧了一家富户，趁着家人出来救火时，一窝蜂冲进去大砍大杀一番，劫了不少财物后全身而退，所以现在整个县城的富户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市面更是冷清。

“我这一趟啊，算是白来了。白跑一趟倒是没什么，可是、可是那么多老兄弟信任我，让我来县城里卖货，大人孩子眼巴巴盼着我，我却双手空空地回去，人家都等米下锅呢，我这、我这可怎么说啊。”老周一筹莫展，抱着头直打唉声。

古平原想了一下，拍了拍老周的肩膀：“别慌，你这车货不是卖不出去，而是卖得不得法。听我的，包你明天一早就能起身回程。”

“怎、怎么个回法？”老周瞪大眼睛瞅着古平原。

“自然是把货卖了，拿银子回去。”

“怎么个卖法？”老周眼睛瞪得越发大。

“你以往来县城是不是就在市集街一站，等着主顾上门？”

“对啊。”

“往日这样卖没问题，因为你的货好，日久见人心牌子已经立起来了，自然可以坐等主顾。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你要还是这样卖，一车货烂干净也卖不出去，要换个卖法。”

“换？”

“对，要‘叫卖’！”

老周可为难了：“这可是城里，我一到了县城就开不了口。”

古平原早看出这老实人张不开嘴：“你能张口去叫卖，这车货就能卖得出去，不然就得原封不动拉回去。”